

中国美学之本真生存意识及其自由精神^{*}

李天道, 唐君红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中国美学认为,“人”应该回复原初纯真心性,以保持自然本真的生存态。超越人的世俗欲念与是非观念,澄明“人”的本心本性,以本真自然之性与“物”性冥合,“以物观物”,从而达成本真自然的生存域。体现在审美活动中,就是以“虚静”之心观物,得“物”之自然本性,以达到“朝彻”、“至诚”的境域。在中国美学看来,“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天人相通,能尽“人”之心,“便与天同”。这样,遂使中国美学所主张的本真生存活动呈现出一种顺应自然的自由精神。

关键词:中国美学;本真生存意识;自由精神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B83-092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7)05-007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AZD029)

作者简介: 李天道,男,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 李天道,唐君红.中国美学之本真生存意识及其自由精神[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5):72-77.

中国美学始终一贯地在探索如何达成一种和熙圆美的人生生存态,以实现自由的审美精神。通过去蔽,超越外物的局限、束缚,以实现“人”本心本性的澄明,达到“朝彻”、“至诚”的境域,这样,就能充分发掘人的深层自我意识,从而激发出探索自我与世界的热情,以及珍惜人生的强烈愿望。在中国美学看来,“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天人相通,能尽“人”之心,“便与天同”。所谓“尽人之性”,又“尽物之性”,“合内外之道”,则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只有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使“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才能使人成为自在自然、任心由性、自我自觉的人,而进入自由的构成态势。这种人生的自由构成态势真实澄明地呈现出来,以表征为直观感悟和情感体验时,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审美境域,一种艺术的审美极境。因此,中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境域本真缘在达成,这种本真生存活动是审美者通过心游目想,触

目道成,即境缘在,通过“返身”、“归朴”,“尽心”、“尽性”以“还原”到本真纯粹之生命原初,从而从主体体验自我,实现自我。正因为如此,从而致使中国美学所标举之本真生存活动呈现出一种顺应自然、本其所本的自由精神。

—

中国美学所努力追求的审美境域是本真生存,这种本真生存域自在自然、自尔自生,其显要表征是“人”,即审美者心灵的自由与高蹈。在中国美学看来,“人”既是自然的人,同时还具有一种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突出地体现在“人”对自身的重视,以及“人”对他人、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之中。中国美学主张以“人”为贵,注重人与自然、社会和心灵等诸关系的调节,尊重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渴求“仁以待人”,“与物为春”。所谓“仁者浑然与

* 收稿日期:2016-07-15

物自体”^[3]，“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4]。“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即“此在”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仁”的人生境域与“本真”审美域的构成就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态势和心灵的升华^[5]。审美域的构成是自然而然，本真缘在的，是以天合天，以道合道，是天与天合，人道与天道合。生命自然地“本在”于我。得之由己，从自己得之。回复“虚明静一”的原初心性，“人”就能够“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6]。“人”自信、自立、自我完善，由此，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

“人”之自性，即原初心性，或谓本真存在性，也是“人”的原初生命域，为“人”的一种诗意的纯真存在态势。只有进入这种本真存在态，在本真缘在审美活动中，才可能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域。按照道家美学“道”论的观点，作为宇宙间万有大千原初生命域的“道”，原本无形、无名、无状、无声、无色、无相。“人”之本性也原本清静、虚明、空灵、澄澈。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7]。因此，审美活动中，审美者只有“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反本”“复性”、“尽心”“尽性”、“复归于婴儿”，复归生命原初之“静”态、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万物之本”保持一致，从而才能无为无不为，无相无不相，无知无不知，无名无不名。“道”本身无相，但能成就一切相；本身无名，但能成就一切名；本身无知，但能成就无所不知；本身无为，但能无所不为，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所以，“道”的另一面是有来有去，有名有相，有动有静。春天百花开，秋天黄叶落，寒暑迁流，四时交替，生灭无常，循环不息，都由于“道”的存在。“人”自性具足，心反其初，返归本初之性，保持与“道”性顺应的恬淡无为、因循自然的诗意生存态势，自然而然，清静无染，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从而才能自在自由，以达成本真本真缘在审美域。

中国美学认为，天人是同类同构的，同一生成于纯粹原初域“道”。“人”生存方式则应遵循“天地”的自然态势，与“道”合一。作为生命的原初域，“道”性自然，其生天生地的存在态也自然而然。是“在方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如此，“人道”当然应当像“天道”一样，自然本然，无为无造，如其所然，方其所方，圆其所圆，随方就圆，生养万物而顺其性，交于“道”、同于“道”、合于“道”、融于“道”，以达成天人一体的审美域。并且，“人”生于自然，与自然万物一体相交，万有大千与“人”一

样，同样具有性灵和生命。在审美活动中审美者则必须超越现成“世界”的束缚，使人心与天心相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进入与万物一体的境域，以获得精神的自由。

为自然万物生成的原初域，“道”一方面包孕着一切，无状无相、惚恍模糊，另一方面惚恍之中却有“有象”、“有物”、“有精”，内蕴着构成天地万物的基因。这种基因为“阴”为“阳”。“道”之所以衍生万物，因为其本身含蕴阴阳，由一阴一阳所构成。阴阳合和则生万物，在冲和之气中阴阳相依相成，相互作用，宇宙间的万物大千亦由此而氤氲化合、相激相荡，生化构成。阴阳间的相交互动为生命活力的源泉，致使“道”具有永恒不息的动力。

同时，“道”性自然、无为。所谓天道自然。在本真缘在审美活动中，要达成“以天合天”、“触目道成”、“与道合一”之审美域，必须“致虚”、“守静”，无虑无思，由事返道、由动返静、由外返内、由邪返正，去昏就明，灭情复性，由“虚静”的自由境域中，真心自然，任性纵情，无为自在，而“守道”、“得道”、“达道”、“合道”、进而体悟到宇宙生命的精深旨意，并进入“天人合德”、“万物一体”、“分全不二”、“天人一体”、“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4]的审美自由域。故而，在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本真缘在审美活动中往往呈现出一种顺应自然、因任自然的自由精神。

在审美域本真缘在活动中，中国美学推崇随意任性、顺其自然的审美意识。中国美学认为，“天人一体”本真缘在审美域的达成来自于自由洒脱、任性自然、随意自在。所谓“以天合天”、“以物观物”，即自然而然、任其自然，其美学意义表征着忘物忘我，即既超越现实世界，又超越自我种种欲望。实质上则意味着对超尘绝俗、一往不复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注重。在此意义上，淡泊、恬淡、自然、随意任性、顺其自然则成为中国美学诗意化生存意识的内在逻辑。这种自得任性、顺其自然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诉诸于一己心灵体验的随意任性、顺其自然，可以称之为存在论美学的然其所以然，是其所是。

受老庄“自然”审美意识的影响，中国美学崇尚本真自然，推崇诗意化生存方式，主张万物“自生”、“自有”，认为“自然”乃是宇宙生命的本来“化生态”，因此，审美活动应该回复生命的本然态，随任自然。在中国美学看来，宇宙天地间，自然万物化生化合、生生不息，化化不止，其生存态势都为一种

“自化”、“自造”、是自其所自,生其所生,“而无所待焉”。基于此,在“人”的生存方式上,中国美学倡导一种独立傲世、恬淡自然、我行我素、任心随意的诗意化存在和自由精神。其“自然”审美意识的内核就是顺其自然,“自得任心”、其表征则是本真、本然、随性、任心、“逍遥”。即不被世俗杂念所干扰,摆脱欲望的牵绊,澄明去蔽,超凡脱俗,回复“人”原初本真纯粹之心性。在中国美学看来,自然、本然、自在、洒脱的人生,就是一种诗性的、审美化的生存域。在此生成域,“人”的“胸襟”坦荡,有如一朵盛开的花,以倾情地领悟宇宙和人生的生命真谛,并进而以达成天人一体的审美域。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本真缘在审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另类自由精神的呈现、随心、顺意、适情、畅神,一种本真、自然、本然的诗意化生存方式。凭借这份自在、自化、自造的本真以逍遥浮世,与道俱成,是其所是,然其所然,自其所自,本其所本,洒脱本真,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当然,中国美学所推崇的这种自由精神的呈现,需要生命的投入。洒脱、本真、任性的另一面是崇尚自由,品行高尚,傲视世俗,独立高洁,自得任心,顺其自然人格魅力,恪守“自然”、“逍遥”的自由审美精神。

任性随意,顺其本然的自由精神是发自人自然本性的,所以又称之一种“至真性情”的随顺与因顺。“至真性情”又称之为“至情”、“至性”,就是一种本真心性的一种自然呈现。正因为此,中国美学才主张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自得。只有逍遥适性,从而才能从中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在中国美学看来,物各异其性,性各异其情,因此,逍遥自由也各有所适。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然远近相差很大,但在“适性”与“逍遥”方面来说是一样的,各自都能尽己之能,以从中取得自由。“物性有分”,“物各有性”,物性尽管不同,然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则都会从中获得适性逍遥的审美体验。所谓“性”,即本然之性,生来如此。生来如此之性,又称为“真性”。发自内心之性,就是“真性”。

任性而逍遥又往往体现出一种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的自由审美心态。所谓“遗俗”、“独往”,其审美态势就是随心任情、自在逍遥,与造化为友,悠然自然,“人”之本真心性与万物大千“自然静寂”之生存态相冥合,真性流露,“人心”合于“道心”,“因循物性”,“人道”与“天道”相合,与“道”同体,

“与道俱成”,“与造物同体”,自得自是,自我肯定,自我满足,尽己之天分,“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2],“与道周始”,“返乎大道之所存”^[2],返璞归真,达成无为而无不为之域,“超脱自在”,以顿悟生命真谛,进而从中体验生命,感悟生命,以获得宇宙间的生命真谛。坚守自身内在生命本质的纯粹,保持对无限心灵自由的内在诉求,体现出道家对个体生命自由审美域的向往。

二

基于此,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自其所自、然其所然、本其所本、生其所生审美域缘在创构方式主要就是“以天合天”、“即景成咏”、“触目道成”、“寓目辄书”。在这种审美活动中,自然万物理所当然地与作为审美者的人相亲相近、相吐相纳。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灵空间里,自然万物在其自性范围内是有为、有待、有形、自生、自治、自得的,而在本真生存方面又呈现为至虚至静,无为无形,因此,王充说:“万物自生,皆禀元气。”^[8]又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8]对此,向秀也认为:“吾之生也,非物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9]这里就提出“生自生耳”,“化自化耳”,“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等命题。现成“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生自生”、“化自化”,“自生”、“自化”,天地万物生化的依据都在于自己,都自然而然的那样存在着和变化着,“自然无心”,“与群俯仰”,随波逐流。万物自生自化自有自为,并不依赖于它物。现成世界,万事万物,各种各样,千差万别,每一个体都与其之外的存在体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物物间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实质是有赖于个体自身的存有。万物存有的根据在其自身中,其自身乃圆满自足,“自在自生”。

所谓“自生”,在魏晋时期,应该是针对以“无”为本的观点提出的。其时,王弼主张以“无”为本,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无”。而郭象则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化既在己,也不在它物,只有不生不化者,才是生化之本。“不生不化”实际上也就是“自生自化”。“无”不能产生万事万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生自化的,自己产生自己的,没有一个使生者存在

的东西。宇宙间万物自然的化生化合,也是其自身的化生化合,没有如何东西决定着万物自然的生生化化。如果说,使万物生成、变化的东西真的存在,那么,它既然要生物、化物,也就同一般事物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而不能成为万物生成、化合的依据。万物赖以生成变化的依据应该“不生不化”。这之后,郭象继承向秀的“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独化”说。他指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耳。”^[2]他认为,所谓的“无”,就是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那“无”当然也就不能生成“有”,因此,应该说,只有“有”自身生成自己。郭象既反对“无”能生“有”,同时,也不同意“有”变为“无”的观点。在他看来,不但“无不得化而为有”,“有亦不得化而为无”。“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2]。这就是说,“有”是永存的,既不是由“无”而生,又不变为“无”。“有”虽然千变万化,它始终仍然是“有”。至于现成“世界”的生成,郭象认为是由“独化”而来,为“自生”。“自得”与“自尔”。在他看来,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是在“玄冥之境”^[2]内而“自生”、“自得”与“自尔”的。而这个“玄冥之境”是“所以名无非无也”,即其乃是“有”与“无”一体的境域,换言之,也就是说,“玄冥之境”是指万物的“自生自化”。

所谓“玄冥”,最初见于《庄子·大宗师》所谓的“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显然,“玄冥”原本是远古时期“神”的称谓。《左传·昭公十八年》云:“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云:“玄冥,水神。”后来引入到哲学领域,所谓“玄冥”,则意指一种混沌的精神域,这种精神域呈现出一种深远幽寂、幽暗玄奥,不分古今的状态。郭象特别喜欢“玄冥”这一语义符号。他认为,“玄冥”乃“名无非无”^[2]。意思就是说,“玄冥”意指一种“无”的状态,但又非指绝对的“无”,实际上应该的“有”与“无”的合一,既形上又形下,既虚又实。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玄冥之境”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所在,乃万物“独化”之场,万物皆于此“自造”、“自化”;作为一种心物融通之所,“玄冥之境”又表现为“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与众玄同”,不分彼此,不分“有”“无”,圆融和熙之域。可见,所谓“玄冥之境”就是“物各自造”、“自生”、“自化”的生成原初域。郭象强调“个体”的自由自在。他所提出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万物生成之道,是当下的、个体的、卓尔不群的,又是超越的、生生不息的。郭象说:“卓者,独化之谓也。夫

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2]又说:“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2]因此,本真生存审美活动中“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与众玄同”,随之任之,则“无不至者”。作为个体,宇宙间大千事物的化生化合是“自然”、“自生”、“自化”、“自为”的。因此,郭象特别推崇“卓尔特立”的个体性、自在性和自生性。显然,就美学意义看,他的这些思想突出地体现出一种审美自由精神。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曾经指出:“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正。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也。遣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吻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10]应该说,这里所谓的“游”、“自得而正”、“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等等,强调的都是个体精神欲超脱个体拘限以求与更为本真的“自然”生命合一的观点。这种观点与老子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中的“反”,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往来”,在义涵上是相通的。这种思想消解了“社会性”,即现成“世界”对人个体自然本真的遮蔽,所以要“反”,即返回到生命的“本真”自然状态;接着,再从个人的生命存在出发,达到与本真生命的沟通和合一。由于遮蔽与揭蔽、去蔽的不息性,这种“游”就成了永无穷尽的循环往复流程。因此,郭象强调指出:“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应该说,这种无穷无尽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审美自由精神的精髓之所在。

这种“游”既是不离此在而又超越此在,是以“忘”为特点,经由“心斋”、“坐忘”心态,消解理性,解脱尘世欲念的羁绊,“祛累”、“存诚”、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达到一种与本真生命合一的超越境界,是之谓“游心”。郭象认为,“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2]他强调指出,“自然”就是万物的本然状态,也是人的本然心性。万物都有本性,顺其本性,就是“顺其自然”;万物都在化生化合,化化不已,一切事物顺着这种变化而变化,就是“游变化之涂”。只要“与物冥”、“顺物性”,万物都可逍遥,所以,就“顺性”这一点来说,“有待”和“无待”并无本质差别。由于彻底消除了物我、“有待”和“无待”、真俗、圣凡、高低、优劣等等的对立,所有

的,只有万物独化自适的过程体认,体现了对社会性遮蔽自然生命的揭蔽,和不断向本真生命趋近的超越性。

宇宙万物均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中,宇宙万物正是在不断的变化中才得以永恒地存在而不生不灭的。现成“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尽管各有其性,本性上是“独”的,但却都是有生命的、鲜活的存在体,于宇宙天地间化生化合、生生不息。万物皆“忽然而自尔”,“独生而无所资借”,“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有”“无”相互对立,万物“自造”、“自生”、“自得”、“自尔”。“物皆自然”,“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同时,“自生”、“独化”也会呈现出“有”,具有物之形,而千变万化,且生生不息。在此意义域看,万物自生自有、自足于己而无待于外,都依靠自身的本性而自造独化。同时,万物的自为之中又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相依相为的效用,从而形成一种“相与与无相与,相为与无相为”的关系,以致使万物自然一体相融,由独化而进入玄冥之境。应该说,所谓玄冥之境,也就是天人一体、圆融和熙的审美境界。所以说,在中国美学看来,要把握住“有”与“无”既各各一体,又相依相合,就必须打破、打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构架,齐物我、泯是非、一天人、贯古今,以复归“本真”之生命域。

造物无物,物各自造;生生者块然而自生,同时,万物又相交相依于无心之中,相互化生、相互转化没有互相化生、相互转化之中。“相与”与“无相与”一体、“相为”与“无相为”同一。“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天”为“万物之总名”,换言之,“天”就是万物,万物之外无所谓“天”。由此,“天”即“人”,“人”也就是“天”,天人一体。可以说,正是中国人在这种天人合一意识下形成的对自然万物的相依感和认同感,铸就了本真缘在审美活动能够“合道”、“体道”,以直接体验宇宙天地间自由生命的律动。“以天合天”是心与象通,人道与天道融通,“人”之生命与宇宙自然生命的贯通。其境界构成的审美心态则为任心随性、遗世独立、游心于万物之初、逍遥于无为之业,自由自在,于无心耦合中陶铸万物、化育天下。这也就是所谓以无心应玄,唯感之从,与物同波者,以独高为至。自得此为,率性而动,各同其性,而天机玄发,自足无待,各任其自为,参赞天地、陶铸万物、雕琢人性、化育万民,因任万物之自性。有为、无为浑然一体,不知何谓有为,何谓无为。无为与有为、出世与入世、游外与冥

内、无心与顺有、遗物与随物、离人与因人、坐忘与体化、自得与应务,浑然一体而区分不出彼此,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仰观俯察,万机随缘,淡然自若,自得自在,自为自化,无为而相因,因顺万物的自性,因自然之性任万物之自为,注重个体的个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个体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地选择,而不能要求信奉和遵循。“因顺万物的自性”是就“心”而言,它是指一种超越内外、超越天人、超越有无的纯粹观照之“心”;是内外一体、天人一体、有无一体之大宇宙、大生命。

三

应该说,赞天地之化育,与万物同体、天人一体的宇宙间与构成活动中,其审美精神则是自在自由的。用邵雍的话来说,则是“以物观物”,是融通个体生命于博大的宇宙生命,是晋代诗人孙绰《游天台山赋》所谓的“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乎自然”,是以审美者之自然天性,合宇宙万物之自然天性。这种“以天合天”、“以物观物”、“浑万象”、“兀同体”的审美意识消解了物我彼此之间的相对性、独立性、特殊性,承认从根本上说包括人在内的宇宙自然是自在、自由、自足的,同时,“人道”合于“天道”,道通为一,强调万物之“此在”和彼在的合一,主张“道”为宇宙万物生化之本,异质性、独创性、原创性合一,承认万物之道即“形色之道”,无形无色的自然之道与“形色之道”是一体的。正由于此,所以中国美学认为审美体验应该从手放意,无心而得,纵心而顺理,自性独化,自然无心,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变,得实而损其名,归真而忘其途,人性即情欲,情欲即自然,承认自然之性情,同时强调中国美学强调审美活动中应该调谐好心态,少私寡欲,养和守一、清虚静泰,一方面,承认个体事物的自生自化,确认个体事物是终极的实体;“天地之化,无非自然”,万物各各独立自足、尽其自性,确认个体事物为自有自无、自本自末、自体自用,主张万物自生自化、自足其性、自得其待、逍遥自通。另一方面,承认人与人、物与物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宇宙间自然万物,“无内无外,通体一气”,“浑然一环”。天地万物,包括人,在于其中,随天化之至而成。正由于此,所以,在中国美学看来,审美活动中,“以天合天”、“以物观物”是审美者的心灵与自然意象的凝合,是自然意象形态与人心灵的互感与交融。人与自然,“人之天”与“物之天”是一体相

通的,其生气是同一的。所谓“万物皆一”、“天人一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合其德,即己便是“天”。宇宙万物,无一不在“天”的浑然一气之中,无论为盈为亏,为损为益,“天”一听其自然,“未始其攸”。“天”之所以为“天”,“道”之所以为“道”,只是“为物不贰”,“生物不测”^[1]而已。“天地万物”不是纯然外在的客体,自然物象,即“物之天”和“人之天”间一气相通。人与自然之生命节律,抱有亲切的认同与不言而喻的合拍。“人”与天地自然皆气化所成,如此,“人”在审美活动中当然应该与天地自然之生命节律相一致,“以天合天”、“以物观物”,“人”与自然物我相得,欣然融洽。故而,中国美学所标举的审美境域本真缘在达成是人与万有大千情貌相通,忘形尔汝,是心与物相互对应,一体相融。因此,中国美学本真缘在审美域的达成就是审美者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生命感悟,是审美者的心灵与自然的凝合,也是人的生命情意与自然意象形态融化为一。在中国美学看来,“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觉性、自由性取决于其生存态,只有回到自然的生存状态,“以天合天”,才能达到自由逍遥之审美域。只有率性直往、随心诚意、自得自由、任物自然,才可致使“人道”与“天道”相合、“人之天”与“物之天”相合,以达成天人一体的审美域。审美境域的达成,

心灵自由的获得,就是要返璞归真。致虚极,守静笃,则可以“无往而非逍遥矣”^[2],以实现人生的自由自在。在物我的关系上,注重自我,发明本心,释心、放心,扬弃外物的制约,复归“人”本身的自在性,消解外物的控制与约束,不为物役。受制于物,即不能自由,要获得自由,则需要发明“本心”,以行大道。本心遮蔽,则失去自我主宰。故必须先去蔽存真,超脱一切,不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转移,而其自我内心,才能获有一种极为充分的审美自由与审美愉悦。

参考文献:

-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5] 李天道.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 [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7]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责任编辑:粟世来)

The Real Existenti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Its Spirit of Freedom

LI Tiandao, TANG Jun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esthetics holds that “man” should return to his original purity, keep his natural survival state, transcend worldly desires, clarify his real conscience, and combine his nature with material things so as to reach a real existential field. What is reflected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s “xujing”, a quiet mind, with which man observes things and acquires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reaches the realm of complete sincerity. According to Chinese aesthetics, man, heaven and earth are mutually integrated, and the real existence presents a spirit of freedom conforming to nature.

Key words: Chinese aesthetics; real existential consciousness; spirit of freedom